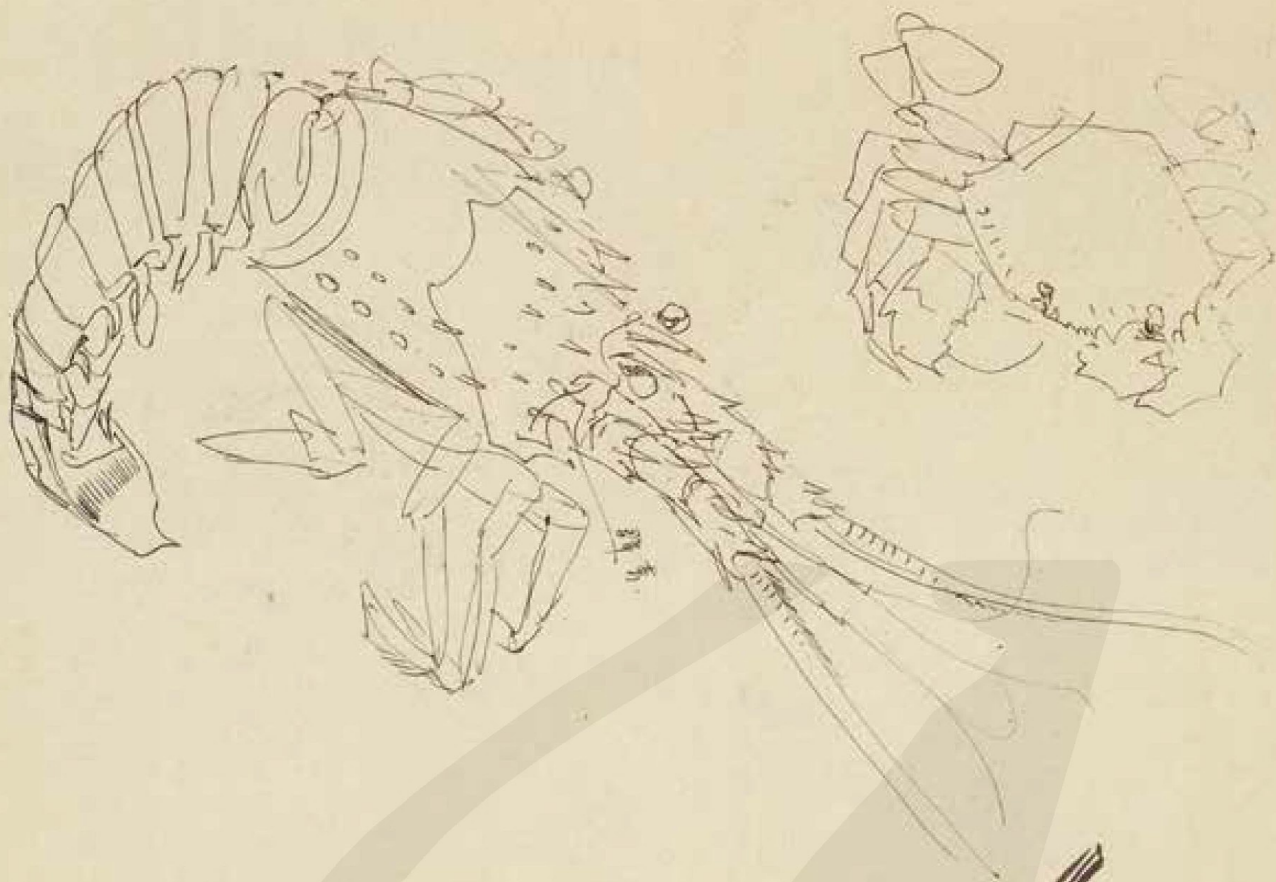




1962.1.1.

6.

人格教化百年樹人

陳敬輝一生淡泊自適，待人謙虛禮讓，生活簡單樸素，全部的心力放在創作和教學上，他不僅是受人肯定的前輩畫家，在指導學生方面，亦是扮演著開拓臺灣地區美術教育的先驅者。戰後在升學主義當道之下，一般中學校的美術課幾乎聊備一格，但是在他的主持之下，淡中除了技藝的傳授也增添學生的文化氣質。之後，他應邀到國立藝專、淡水工商管理學院授課，也培養出專業畫家、建築師和設計師等人才。陳敬輝的教學如同傳道師般循循善誘，不計辛勞默默奉獻畢生心力的精神，正是受過他指導的學生最為感動與懷念的。

【本頁圖】

1963年4月，陳敬輝（中）與學生合影於淡江中學美術館。

【左頁圖】

陳敬輝，〈螃蟹與龍蝦〉，鋼筆淡彩，54×19cm，1963。



在藝術教育上的貢獻

淡水中學並不以培養知識菁英為目的，很多學生都是在投考公立學校失利後才來此就讀的，在日治時期，該校卻是少數專門招收臺灣學生的中學校，即使到了光復以後，也有很多人為了學習英文或音樂特別來此學習。

一直服務於淡江中學的陳敬輝，雖然受過嚴峻的日本教育，但在課堂上對待學生極具愛心與耐心。從美術老師到藝術補習班，甚至擔任純德女中的教務主任，他向來都是一位溫和待人的慈祥長者。每個受過他指導的學生，提起陳老師，總有一份特殊的懷念。

陳敬輝上課時，偶有學生忘了帶畫具，他便在該生的桌子上用粉筆畫個X字。起初同學都覺得好好笑，這算什麼處罰！他曾說了這麼一句話：「桌上被劃上X字，是一種侮辱，怎麼還笑得出來呢？」很多同學過去曾經在別的學校唸過初中，老師動不動都是用重話羞辱和體罰的方

[左圖]

每逢校慶畢業生們常返校找陳敬輝老師。圖片來源：淡江中學提供。

[右圖]

徐藍松（左立者）在1930年代晚期就讀淡水中學與同學合影。





陳敬輝為繪畫班同學徐藍松（前排右1）等人舉行畫展，校長有坂一世（後排左立者）蒞臨參觀。

式來管教。其實陳敬輝重視的是學生責任心與榮譽心的養成，透過美育培養健全的人格。

日治時代徐藍松（1923-2016）到北部就讀淡水中學時，對繪畫特別的喜愛，也展現繪畫的天分，得到了陳敬輝老師的注意。除了平時美術課的指導之外，陳敬輝利用週末下午，特別開設了同學們能自由參加的「美術講習會」。晴天時會在學校附近作風景的描繪，雨天時就在美術教室內作靜物寫生。從低年級就參加講習會的徐藍松，從老師那兒學到如何掌握明暗或最亮點「highlight」的重點及技巧，陳敬輝教學時喜用特殊名詞加深學生印象，深具美術天賦的徐藍松只要一點即通，對光線產生的色彩變化都能捕捉，而且進步得非常神速。

一生淡泊自適的陳敬輝。

陳敬輝對徐藍松非常器重，委以管理美術教室的重任，反而使徐藍松有更多的時間作畫。陳敬輝偶爾會邀請他和幾位離鄉的同學到家裡吃飯，到老師家吃飯同學們都非常拘束，陳敬輝見他們不敢動筷子，即說：「你們吃得越多，師母會越高興，最好通通吃



光。」對徐藍松更是疼愛有加。

2007年5月臺陽美協第七十屆展覽於國父紀念館開幕，協會特別邀請了前總統李登輝前來頒發「80、90資深大師獎座」給前輩畫家。致詞時他提到：「我就讀淡水中學時也向畫家陳敬輝學過水彩，年輕時也一度考慮當畫家，但是有一天在陳敬輝的畫室看到一本書，書中描述當畫家的辛苦，才沒有繼續走完學畫這條路。」

讀淡中四年級時徐藍松（1940）才十七歲，以一幅油畫參加「臺陽展」，沒想到竟一舉入選，這無異給予他最大的肯定，堅定了一生無怨無悔對藝術的追求。畢業後即赴日本多摩美術大學專攻油畫，師事大久保作次郎和中村研一兩位教授，戰後返臺仍持續創作，作品多次參加全省美展並辦理個人展覽會，為「青雲畫會」會員、任桃園縣美展評議委

純德女中畢業照。

圖片來源：淡江中學提供。





淡江中學常邀請藝術家到學校授課。圖片來源：淡江中學提供。

員。

戰後淡江中學在陳清忠校長主導下先後設立音樂科、美術科，朝藝術專門學校的方向發展。透過陳敬輝在的藝術界的關係，純德女中美術科的師資網羅臺灣一流畫家，廖繼春、楊三郎、李石樵等都曾到淡水授課。可惜，當時社會環境尚無法適應這種藝術專門中學的教育理念。在純德女中與淡江中學合併後就中輟。可以說：「今日淡江美術班的前身，也是臺灣美術教育之先聲」。

1948年陳敬輝應臺灣省教育會之邀，與李石樵、藍蔭鼎、李梅樹、楊三郎、郭雪湖合作編寫《小學圖畫範本》，之後每年修訂。1962年由陳敬輝編印的國小勞作教科書十二本由良友書局印行。



【上二圖】
桃李滿天下的陳敬輝老師與學生合影。

陳銳（1937-）是就讀純德女中藝術補習班的學生，她在陳敬輝的指導下專攻美術科，膠彩作品連續參加省展，從第11屆到第15屆每屆都入選，依序為〈秋月〉、〈晚秋〉、〈清晨展望〉、〈商展風光〉、〈競妍〉，第16屆以作品〈聆聽〉、第17屆以作品〈佳日〉獲得優選，第19屆作品〈憩〉入選。每回展覽無論是入選或獲獎，陳敬輝都會很熱心的在展覽會場，介紹她與藝壇前輩如林玉山、陳進、許深州等認識，鼓勵她多參與畫會的活動與畫家們多多交流。戰後膠彩顏料不易取得，甚至買不到真正的顏料，陳銳作畫時只能先用水彩

顏料寫生或做稿，到了要畫在絹上就要用膠彩顏料，陳老師免費提供膠彩顏料給她使用。陳銳後來加入「青雲畫會」及「臺陽美協」，現居日本，夫婿為村上嘉英，曾任日本天理大學教授，著有《東方臺灣語辭典》等書。

「全人教育」是淡江中學教育工作的特色，以基督教信仰的培育為基礎，逐漸發展出英文、橄欖球、女子籃球、鋼琴、合唱及美術等的教育資源，讓學生在身心各方面都能獲得充分的發展。陳敬輝在教學的過程中，對於用心的學生，都會給予信心和鼓勵，名畫家吳炫三回憶他在淡江中學就讀時一心嚮往「丙組人生」，對植物病蟲害極感興趣。但是對美術課卻沒什麼興緻，每次要交圖畫作業時，他就找同學捉刀，交差



桃李滿天下的陳敬輝老師（前排右3）與學生合影。

了事。上高二時，他畫了一張畫，陳敬輝老師認為畫得不好，但是用色很美，這番鼓勵卻提升了吳炫三的自信心，他下定決心向陳敬輝學畫、投考師大美術系，改變了他的人生。

戰後在升學主義當道下，一般中學校的美術課幾乎聊備一格，但在陳敬輝主持之下的淡江中學，除了基本的彩色配置、著色方法等水彩、素描的課程外，還有透視圖學等課程，因此除了變換淡江中學生的氣質，也培養專業畫家外，還有建築和設計的人才。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教過的學生不計其數，可稱得上桃李滿天下。

勤奮教學鞠躬盡瘁

陳敬輝的後半生，可以說都奉獻給美術教育。陳敬輝執教認真，而且從不限制學生個性，充分讓學生發揮天賦與特長，培育不少美術人才，1956年獲教育廳頒發「臺灣省政府教育廳獎」。戰前陳敬輝高足有林玉珠、徐藍松；戰後則有陳銳、張子隆、吳炫三、楊維中、蔡擇卿、

吳妍妍、李乾朗等，人才輩出。

1964年，他應當時國立藝專美工科主任施翠峰（1925-2018）之聘，擔任該科夜間部之素描課程教師，翌年亦應新上任美術科主任李梅樹之聘，兼任該科的素描課程。在藝術專科學校這種專門訓練專業畫家的學校授課對陳敬輝來說是人生一大樂事，具有充沛的學習動力與求知慾的學生們，遇上不藏私又傾囊相授的陳敬輝，真有如沐春風的感受。

當年的學生黃光男（曾任臺藝大校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在追憶陳敬輝上素描課時，最深刻的印象是陳敬輝在第一節課時的開場白：「任何一張繪畫在完成之前，必須要檢視整體畫面是否有特別強調的地方，至少要在美感的表達上強調作品的重點。」他說完後，便在學生之間走動，觀看大家所畫的作品，對於從未受過素描教學的同學，鼓勵他們大膽的去畫；經常示範素描技法之外，還要求同學們要多多練習，不可敷衍了事。對於線條，陳敬輝常提醒學生：

東方繪畫是以線條為輪廓線的運作，直線需快速且力道輕重恆一，曲線則注重陰陽轉折，以陰為重，陽為輕的技法。直曲線的交會點，正好是衣飾折擢之處。中國畫中的仕女畫與日本的美人畫，基本上都是以線條的組合與下筆的輕重作為藝術深度的標準，以及所謂「吳帶當風」、「曹衣出水」的畫法，講究在十八描線法或連綿細線或飄揚帶勁的不同性格……

記得陳敬輝指導速寫的口頭禪是：「當你看到擺姿勢的同學，彎下腰撿東西時，他的衣服隨著身體的動作而產生折疊的線條與曲線，所以人體肌肉用力時，衣紋的鬆緊與方向是隨之而有變化的，如果畫出來的圖像如木頭一樣僵硬，怎麼能表達美感流動的韻味？所以畫家在安排與表現美感之前必須注意『阿線度』的重要！」

「阿線度」是陳敬輝老師天天都會提到的，剛開始素描課時，同學對這句日文一點也不了解，隔天趁著下課時間，大批人馬跑到辦公室向



民國55年12月2日，陳敬輝教授指導的浮洲里速寫課，高燦興速寫〈風景〉。圖片來源：吳月娥提供。

會日文的主任、教授請教。李梅樹主任回答說：「凡藝術創作不能全靠模仿自然或以人為對象的描寫，最重要的是你的創作是否會感動人？是否有特殊的表現，而特殊的表現就是陳敬輝老師所說的『阿線度』，大家要深切的研究！研究！」

施翠峰主任則說：「『阿線度』是英文『accent』，在音樂上accent是指加重、強調的意思，一首樂章裡，音樂家必定有音調輕重的安排，在繪畫裡也是一樣，畫家的美感或是表現的主張要靠accent才能凸顯出來。所以在創作時必須先釐清想要表達的東西，然後把它強化出來！」學校裡的教授們對於「阿線度」都有深入的見解。

自黃光男回憶中得知：陳敬輝上課非常認真，對學生採用個別指導的方式，樂於示範繪畫技巧，要求學生精確掌握物體的外形，以及對線條熟練的運用。經常要求學生作速寫的練習，強調人物內部骨架的描寫而非外形的描繪。教導學生善用線條來表現，傳授單線、複線可用來表現明暗的概念。雕塑家高燦興（1945-2017）是黃光男的同班同學，他非



陳敬輝教授遺墨高燦興題字。
圖片來源：吳月娥提供。

常敬愛陳敬輝老師，高燦興在當年上課時的素描作品上，寫下對老師的感謝及懷念，並且保留老師上課為他所做的示範和一張老師和同學們的合照。（P155）

留日的陳敬輝與渡海來臺的水墨畫家，在畫作表現上仍有很大的區別，雖然大家都公認現代水墨畫注重「寫生」。曾任臺藝大美術系主任的羅振賢也曾表達：「在國立藝專三年級時，傅狷夫老師鼓勵我們多外出寫生。其實唐宋時畫家寫生風氣頗盛，到明清時期才偏以臨摹師承老師的技法為主。儘管老師建議外出寫生，卻未親自帶我們到戶外寫生。我們是在以膠彩畫著稱，留日的陳敬輝老師帶領下經常在外寫生，以速寫為主，或作鉛筆素描慢慢地學習如何去做。水墨畫，取景方式自然與西畫不同，較重意境的表現。」

陳敬輝不善理財，又慷慨好施，時常寅吃卯糧。每次發餉，總是先償還賒欠，而後便所剩無幾。師母春子

夫人，性情溫順，夫妻感情甚篤，林玉珠對師母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每天黃昏時刻，師母便整理儀容換上和服，化上淡妝站在門口等候老師，遠遠看到老師走來，就跪在玄關迎接。1964年師母因高血壓過世，相聚的三十多年來，夫妻之間未曾有過爭吵或口角。春子師母與陳敬輝老師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從京都美術工藝學校的畢業製作開始，許多的畫作都是以春子師母為模特兒。春子師母歿後，葬於馬偕墓園，敬輝老師為其妻立了一座石碑，碑上記載：「先室春子夫人，係出日本京都望族中村之門，秉性溫恭良，民國二十年與余○福于歸以來，事夫以○愛和待人以誠，至治理家政尤能勤做自勵，數十年間助余良多，方期白頭偕老，奈天不從，竟於民國五十三年元月九日歿○傷悲悼發於翌年特令立石以彰懿範○○○○」（○為字跡模糊無法辨識之字）碑上的字是敬輝老師手寫、透過工匠刻在石碑上，線條美麗但是透出淺淺的憂傷。

〔右頁圖〕
陳敬輝示範人物速寫。
圖片來源：吳月娥提供。

師母過世後，陳敬輝的日常起居乏人照顧，過著以畫為伴的個人世





陳敬輝，〈街景〉，鉛筆，
19×26.5cm。

界。吃飯時常拌茶水，有一小碟花生就可以度過一餐。1966年，陳敬輝罹患「重症肌無力症」（重症肌無力症是一種自體免疫系統的病，自身的免疫系統產生抗乙醯胺受體的抗體，攻擊自己神經與肌肉交接處，造成神經與肌肉無法連線，肌肉易疲倦無力）。病情全賴藥物控制，沒服藥時眼皮張不開，家裡的紙門都無力拉開，必須將自己綁在靠椅上才能工作，在這種情況下，連搭乘計程車都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他仍然不忘創作，也繼續到學校授課，常需要在課堂上吞服藥丸。

一日林玉珠前往探望病中的陳敬輝，陳敬輝的病情相當糟糕，眼皮張不開，沒吃藥時四肢無力，陳敬輝還招呼她留下來吃飯，桌上也僅有一碗白飯配著煎蛋吃。陳敬輝每個月薪水臺幣三千元，付醫藥費就已經不夠了，何況用在日常生活上的開銷。

追憶陳敬輝的事情，時任國立藝專美工科主任的施翠峰說：「我

〔右頁圖〕

陳敬輝，〈五層塔〉，炭筆
速寫，26.5×19cm。







認識陳先生很久，他是個英國紳士作風的男士，雖然比較寡言，然而平易近人，我因為寫評論的關係早就非常讚賞他的藝術成就，認識他之後更欽佩他的誠心待人。1964年9月開始，我敦請他到美工科夜間部，擔任一年級的素描課。他授課熱心執著的態度，是現今老師當中罕見的。學生也非常愛戴他，由於夜間部學生大半是服過兵役，半工半讀的社會人士，很懂禮貌，更容易與老師打成一片，1968年間，有一天學生告訴我：『陳老師患病了。』

我跑到素描教室去看他，他告訴我患的是『重症肌無力』，這個病名當時我第一次聽到，回家後馬上翻閱醫學書籍，得知是無藥可醫的『絕症』（在當時並無特效藥可醫治，現在由於醫藥進步已稍有改觀），而且惡化的程度很快。第二個禮拜，他上課的時間一到，我又跑到素描教室去看他，我勸他：『你的課可以由我與助教暫代，你不要這麼遠到學校來，應在家療養。』他表面上答應了，可是下週上課時間到

1963年，陳敬輝老師的八里寫生作品被印成印刷品，放在畢業紀念冊之內。
圖片來源：淡江中學提供。

[左頁圖]
陳敬輝，〈牛津學堂〉，鉛筆，
26×19cm。



了，他照樣來了，我依然勸他回家休息。

可是他還是風雨無阻的來校，甚至於在修改學生作品時無力提筆，還叫同學幫他扶起手臂，好讓他動手改畫，看到那種狀況，真令人感到心酸。我再度進入教室勸他，他說：『好吧！下週就要請假休息了。』

之後，果然他沒有再到學校來，因為他已經住進馬偕醫院，身體狀況到了最後生死關頭。班上同學無論男女都到醫院探視，還排班當看護。我趕到醫院去探望他時，陳敬輝已不醒人事，同學們個個泣不成聲。大學教授在教學時能與學生打成一片，獲得學生的愛戴到這種地步，實在不多見，他的敬業精神，實可為所有教師之楷模。」

陳敬輝1968年6月16日就因「重症肌無力」合併「急性肺炎」病逝於臺北馬偕醫院，享年五十八歲。他的告別禮拜在雙連教會舉行，禮拜後靈柩運回淡江校園，在學生抬棺、夾道護送下，安葬於馬偕家族墓園他的妻子墳墓旁，與馬偕博士一樣化為淡江的泥土。

陳敬輝老師的墓碑上刻「嘉慕藝術」，內文：「先考陳公諱敬輝，籍臺灣省，民前一年四月廿五日生。公幼年赴笈東瀛習藝術，歸國從事藝術教育垂



四十載。勤學不倦，輒深夜揮毫，原執教純德女中、淡江中學，近年又兼教國立藝專暨淡水商專等校。矢志以藝術贊化育，敬其業、樂其學，竟忽於健康，致積勞成疾，終於不治。逝世於民國五十七年六月十六日哀哉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六月 女 淑真 敬立」。

陳敬輝，〈河邊〉，蠟筆，19.5×27cm，19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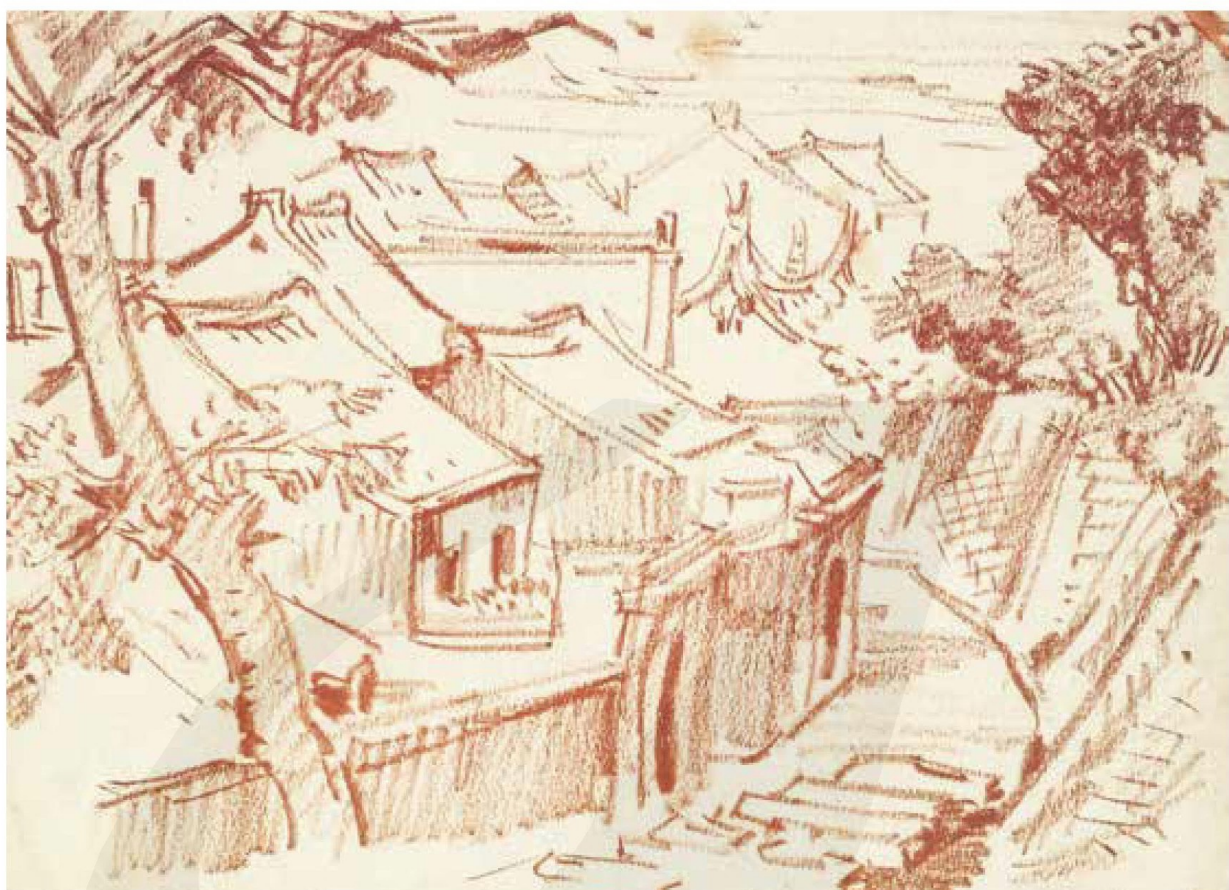
「人格」即「畫格」

陳敬輝性情平和溫煦，極具藝術家特質。為人寡言，恬淡無慾，與世無爭。在課堂上對待學生極具愛心與耐心。創作之外，他所有的時間完全投入學生的教學工作。「人格」教育是他的指導宗旨，課外設立美術研習班，因為淡江中學的學生，大部分是住校生，所以下課之後，有興趣的同學都到美術教室學習素描、水彩、膠彩……。大家在美術教室上課，都深受陳老師的浪漫氣氛和自由創作的影響。為了教畫，陳敬

[左頁上圖]
馬偕墓園。
圖片來源：施慧明攝影提供。

[左頁中圖]
春子夫人墓碑。
圖片來源：施慧明攝影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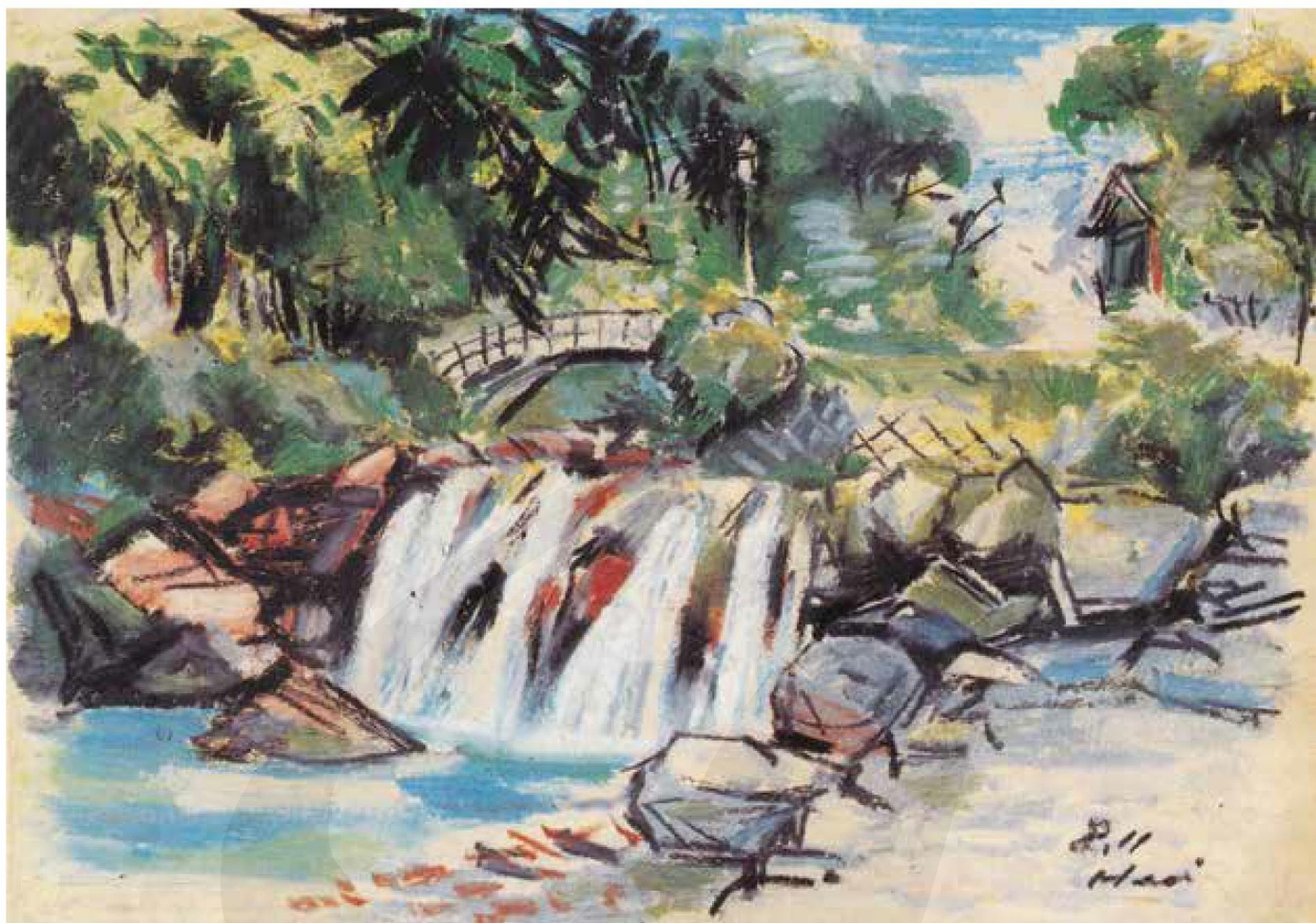
[左頁下圖]
陳敬輝老師的墓碑文。
圖片來源：施慧明攝影提供。



陳敬輝，〈素描〉，
26×3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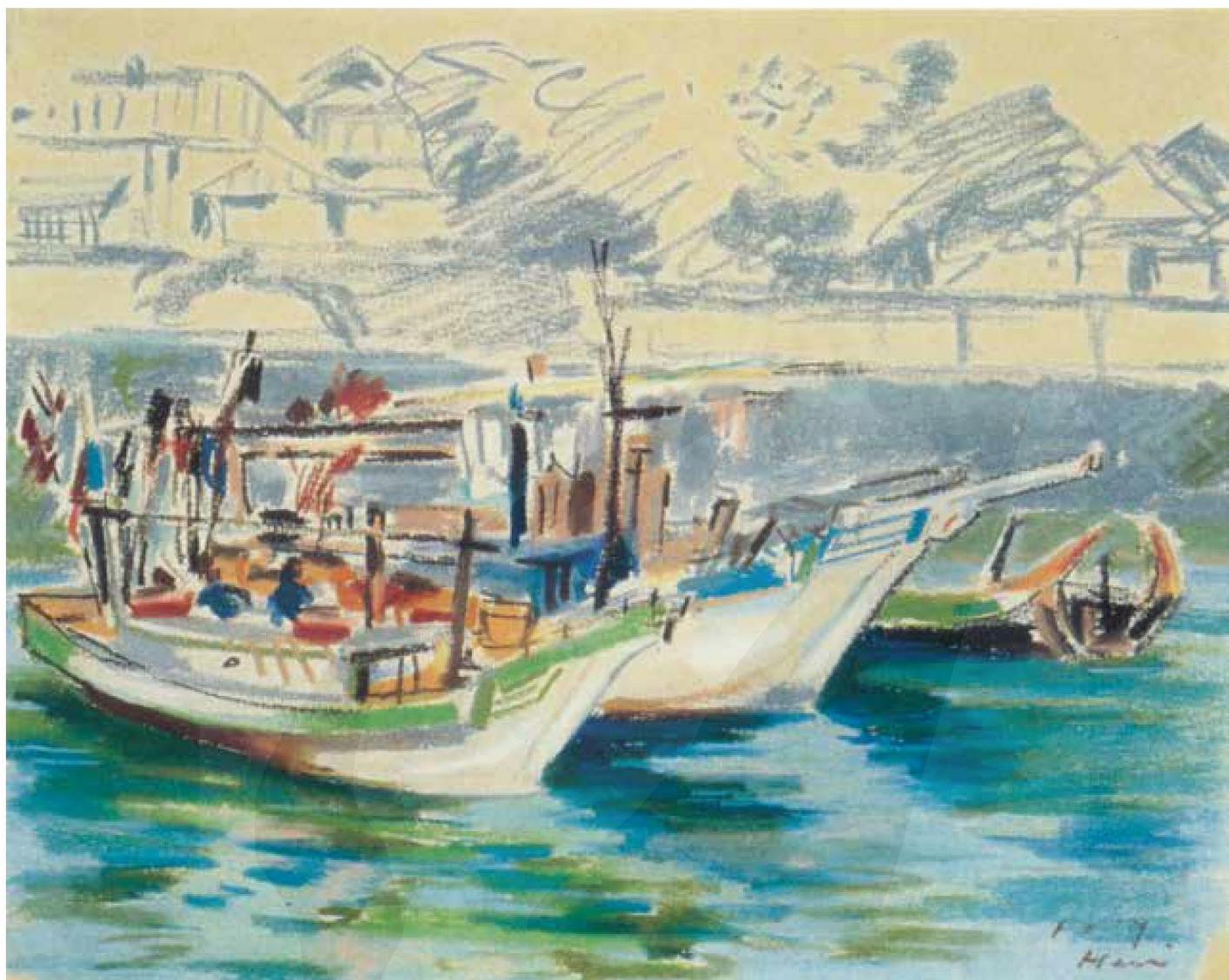
陳敬輝，〈禮拜堂〉，蠟筆，
24×33cm，
1964。



陳敬輝，〈瀑布〉，粉彩，19×24.5cm。

輝常自掏腰包購買顏料、紙張等教學設備，甚至遠從日本進口較為準確造型的石膏像，這一切完全基於對藝術教育的奉獻，從不求取回報之精神，所以淡江中學畢業的學生，只要提到陳敬輝老師，就好比見到《聖經》中的聖徒般地敬仰。

雖然陳敬輝擅長畫東洋畫，教導學生時卻也相當自由開放，從不限制學生們發展的方向，師生之間相處很有感情，除了以學生為畫中模特兒的作品，展畢都送給畫中人之外，也常送畫給學生。學生中卻少有人繼承膠彩畫衣鉢，僅有戰前淡水女學校出身的林玉珠、戰後的陳銳。其餘的學生如徐藍松、吳炫三、張子隆、楊惟中、吳妍妍等人皆是西洋畫家或雕刻家，可見陳敬輝對美術教育的包容性，不故步自封限制學生學習，反而鼓勵學生各自發揮所長。膠彩畫所呈現出來的清秀、高雅、細緻的風格且充滿深度的技法，也一直是陳敬輝堅持的繪畫風格。雖然他



陳敬輝，〈漁船碼頭〉，
粉蠟筆，22×27.5cm。

擅長膠彩畫，但是卻不限定學生的發展方向，除了素描、水彩，油畫他也教，他教學生專注於美術的基本概念和技巧，而非任何一個既定的門派，所以他學生的作品風格各有不同，自成風貌。

戰後，由於大陸上一些著名的水墨畫家隨之來臺，陳敬輝的繪畫風格也受其影響，融入水墨畫的筆趣與墨韻，畫面取材也擴充至自然景物，尤其是淡水風景更是其心所愛，他的學生鄭登美曾說：「陳老師對淡水感情深篤，對於淡水的一花一樹，每一棟建築物都知之甚詳，有時候和他一起出去寫生，看他對於淡水風物近乎崇敬的態度，令人為之動容。」他對鄉土的熱情摯愛可見一斑。

陳老師時常在大熱天，依舊穿著他喜歡的長筒靴，西裝上沾著顏



料，頭髮蓬鬆，幾天也難得刮一次鬍子。鼻樑套著一副鬆動的眼鏡。走在路上，夸啦！夸啦！作響，下坡路上的真理街，似乎還保留著他的身影。陳老師是最「自在」的藝術家。他從不在意名利，更不在意別人的成就是大或小。他說：「上帝創造世界，畫家表現神的創造。和神的溝通方式，不只是到神聖的教堂；我就是一座移動的教堂。」

陳敬輝老師不僅是個畫家、美術教育者，更是推動臺灣美術運動的先驅人物。京都繪畫專門學校是全日本數一數二的東洋畫科學校，陳敬輝在諸多大師級老師的教導和薰陶下，奠下了深厚的藝術根底。據當年王白淵的評語，「藝術根底深厚，一筆一畫均有它的根據。為人寡言，恬淡無欲……。長於美人畫，其線條餘韻嫋嫋，詩情橫溢。」陳敬輝所畫出綿延不絕的線條，像一首樂曲般，看過的人莫不把它深印在腦海裡，再三回味。在那個政治動盪的時代，美術家不被重視，然而陳敬輝仍固守著自己對藝術執著的使命，那樣的毅力與精神，是十分值得敬佩的。

浮洲里速寫課師生合影。
前排右三為陳敬輝，右五
為高燦興。圖片來源：吳
月娥提供。